

石

匱

書

石渠書卷第四十四

明 蜀人張 岱著

劉文成世家 附劉璟

劉基慶州青田人也曾祖濠祖廷槐父煥濠為宋翰林掌書每陰雨積雪登高丘而望其突不黔者賑之宋亡林融為宋舉義元使使簿錄融株連盡其里濠感治牛酒延使者其家醉之肱其篋私記其渠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走火失錄濠佯為使者游數

第以所記二百人上基在元年十一舉於鄉十五成
進士授高安丞先是瑞州有術士曾義山者從吳人
得秘書名銀河棹善占卜臨終藏其書於葫蘆石洞
中誠其子曰某月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至是
基經山家得其書益自負在高安與幕僚不合去方
谷珍反省憲辟基為元帥府都事基請興兵捕斬之
而元大臣受谷珍金譖基言錮之紹興基時時往來
雲門諸山或為人擇葬墓用粒粟法相地多奇驗會

山寇起行省復召為都事基自募義兵勦寇與石抹
宜孫守處累授行省郎中大臣錄守江南功基不與
遂棄官歸隱青田山偶至西湖與魯道元宇文諒等
縱飲呼博日哺有異雲起西北一湖皆光客皆詫異
基獨引滿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建康十年後有
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座客謂基狂漸離席去基獨
與門人沈與原放歌極醉罷基居山中讀書作郁離
子十八篇郁者文也離者明也其九難篇倣七發七

啟而為之其末歸於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
呂師周召稽攷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肆
禮樂以待王者之興有說基者曰天下擾擾以公才
略據括蒼并金華明越可折簡定畫江守之此勾踐
之業也基咲曰吾正惡方谷珍張士誠刺促狐鼠乃
效之邪吳公下建康乃置酒高會指乾象曰此天命
非人力也遂決計趣建康客或尼之基母富氏曰自
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萬全哉會總制官孫炎以

吳公命來聘乃繇間道往見公方食詔之坐指所用
班竹箸使其基賦之基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灑
淚痕斑公感類曰秀才氣基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
在張良一借間公大悅日置帷幄稱先生而不名時
諸將多從公滁濠間力戰有功基以儒生緩帶稱軍
祭酒陳友諒既歿花雲於太平弒徐壽輝而奪之揚
言東下聲勢大震諸將多思議降議奔言人人殊基
後至獨睥目不言公召入問之曰先生何以不言基

曰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公前席曰事急矣先生
試言之基對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微取之故
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公善
其策勅大將軍達等乘東風發伏擊大破之賞基功
辭不受時正旦中書省尚設小明王座奉龍鳳正朔
基過晚之曰是座為誰侍者曰小明王基向前蹴其
床怒罵而去公大駭趣召問基曰牧豎耳奉之何為
遂為公陳天命所在公感悟始定大計尋發師攻皖

城久不拔基語公曰彈丸地乃久勞我師友諒膽落
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爲往至江州友
諒果夜遁武昌其相胡廷美以洪都降曰請無散所
部隸他將公難之基自後躡座附公悟亟許洪都下
初基聞母訃乞歸公慰留再三至是辭並力公始許
值苗將反金華殺胡大海而西安謀翻城應之夏馥
惶逼無所措聞基至迎入一夕而定旋諭屬邑固守
俟鄧平章兵至禽苗帥平之基治葬畢輒爲人言吳

公神武必有天下最爾方氏不為實融當且為田橫
而方氏素憚基名遣人致聘卻之白於公公令基與
通因騰書宣公威德方氏遂納土稱臣復除入京道
建德張士誠正入寇李文忠欲出擊之基止之曰不
出三日賊當走至期登城望曰走矣衆見其辟壘旗
幟如故鼓角方嚴基趣文忠疾迫壘則皆空而留其
所掠老弱嚴鼓而已遂追禽之當是時吳漢雄峙議
出兵奚先公問基基對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據上

流竊名號宜先滅之友諒滅士誠囊中物也公意決
遂伐漢大戰彭蠡湖公方坐胡床督戰基占氣排公
林連呼曰公吏舟公吏舟公倉皇起改舟則漢礮碎
舟皆糜公與漢相持湖中三日基請移軍湖口以金
木相犯之日尅之友諒果以庚寅日中矢死久之諸
將奉公為吳王置太史監以基為太史令吳王使徐
達常遇春攻張士誠蘇州圍三百餘日不下基曰蘇
城形如螺取螺者擊首則縮擊尾則出齊門尾也盤

門首也擊齊門盤門開矣諸將用其言破之是年改

監為院基為太史院使已為御史中丞仍兼管吳王

即位為天子置汴梁為北都車駕行視之使基與李

善長居守基督察奸惡輦轂肅然宦者監工不肅亦

即啟皇太子逮治之中書省都事彬奸事露基馳奏

請誅彬既得旨善長以省僚欲庇之會天旱請基緩

其獄基不從曰除奸彬天必雨竟赦之帝還善長

言基專恣左右畏基亦短之帝皆不問會有妻喪

告歸其冬手詔召還詔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
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
業卽別閭里捐立隴應聘而起相從群雄未定之秋
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示無往不克
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州降洪都取武昌定虔城
內變尔多輔爲彭蠡慶戰砲聲激裂若雷臨首軍士
大呼鬼神怒號自旦至暮如是凡四尔時在舟同我
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尔

當疾來同盟勲冊言非儒造寔出朕誠尔遂命駕良
慰朕心既至賚賜甚厚追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
武三年授弘文館學士其冬進封誠意伯祿二千石
曰吾子房也 上賦處州御史大夫章溢請加之宋
賦畝并 上曰青田使畝五合而已今伯溫鄉里世
世為美談四年春賜老歸其秋 帝手書付基曰近
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京師我之種宇不少前王胡
元以寬失天下朕今救之猛然小人但喜寬恣譎罵

國家非刑莫治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
子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
日更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年高靜處
萬山中必有真見今刻期往卿問訊使行勿賚茶飯
返之基悉條對而焚其草大略以霜雪之後必有陽
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帝命付之史館基在
青田日飲酒奕棋口不及時事守令訪見皆不得一
日令微服為野人入山求誠意伯基方濯足水際令

固從之因引入茅舍攝衣出為黍食令令告基曰某
青田令也基乃大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令終不得
以微服見矣初 帝嘗與基論相基謂楊憲汪廣洋
胡惟庸皆不勝相惟庸銜之會甌括間有地曰淡洋
南界福建元末奸民盜賊其間方谷珍所繇亂基嘗
言 上設巡簡司守之而民作奸如故適盜周廣三
反溫處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徑詣 上奏不先
白中書省惟庸以前銜使吏訐基言淡洋地有王氣

基欲得為基民不與則請立巡簡逐民家庶幾動
上聽遂飲章以聞 帝奪基祿基跳而見 帝自引
責而已殊不辯竟侍 帝京師不敢歸家八年春病
惟庸拉醫來中其壺遂罵 帝命傳送歸臨畫集天
文書鑄匱中敕璟曰服闋進之吾後世子孫毋習也
遺奏勸 上脩德省刑祈天永命其寬猛若循環毋
持一端諸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
且戒璟曰惟庸方在事毋上不久敗敗則 上思我

言其皆可密聞也。計聞。帝急遣李鐸至青田索遺書。璟奉匱出。絨鑰如故。授鐸馳上之。初基之從。帝也。帝使馮勝從基授進止。基告勝。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日中後黑雲漸薄。而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躡之可盡禽。衆初莫信。既果然。始以為神。遂奉而得勝。一日入見。帝欲戮。因語基。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戮。因基曰。頭上血。衆也。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不出三日。

帝傳刑待之果有海寧之捷 帝悉付基因使縱之
基以先占奇智佐 帝有天下言奇事者悉歸基亦
聞曰 帝初營中都而城之幾曰臨濠興區區當
避國姓國姓者諸葛可圖 帝聞基言獨有意都
爲基曰金陵負山之險扼江之阻江南形勝帝王之
都中都雖帝鄉非建都地 帝乃止遂都金陵使基
相址既定基出 帝移其址數寸明日入驚曰誰改
臣址 帝曰我也基曰固當恐終當遷耳既成 帝

見殿角皆設銅爵顧基曰何鳥能復飛入基咲曰除
是燕子又一日登高望曰美哉都乎冠山而表江王
氣之聚也基對曰美則美矣鷄鳴山猶有王氣帝
明日幸雞鳴山厭之帝治方中鍾山孫權之塚當
其前基曰臣聞聖人治天下鼎鑪潤澤枯槁榮茂孫
權人雄也稱王於吳殫壓江東女除殘魄為陛下
守門不亦可乎帝曰善其後文皇入靖難先即
位於鷄鳴山乃知基所言燕子者燕王鷄鳴山王氣

者燕王即位也初 帝問基卿幾子對曰臣子二曰
璉曰璟 帝召見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基曰臣
子璉有相才無相器臣子璟過剛不中終不得其死
璉為江西叅政 帝常欲相之亦為胡惟庸黨所彈
墮井死遺子薦七歲初基封止其身而已惟庸敗

上念基欲使璟嗣璟讓薦 帝悅賜之衣服鞍馬居
室授閣門使封薦為誠意伯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
法初璟以抗 文皇度死獄中法亦停襲法子拒孫

累俱不爵景泰中授其孫祿翰林五經博士弘治中授其孫瑜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興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畱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負特贈爾為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

世宗是諭言下廷議僉言 高皇帝收攬賢豪創造
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
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
基亡之後孫薦嗣之 太祖常召諭再三鉄券丹書
誓言世祿薦嗣爵未幾旋即殞世禡圭裳於末裔委
帶礪於空言或謂後胤孤負勿克負荷或謂長陵紹
統遂至踈嫌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効
俱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勸

基宜備 太廟其九世孫瑜宜嗣伯爵制曰可基入
祀 太廟庶中指揮瑜嗣誠意伯與世券二十年瑜
卒子世延嗣

石匱書曰劉文成之功大矣而報輕也蓋文成以術
合亦以術見疑故文成終其身任情慙直勿事嬖阿
雖明嘗不試之藥亦惟冀 人主見諒明已之不終
用術數也若夫神仙導引在文成豈不知出此而英
雄欺世之語其在英主疑主之前敢出乎哉且赤松

黃石在留侯亦僅能得之漢高而不能得之呂后當其辟穀種食留侯又豈得已也哉

附劉璟

劉璟文成次子喜談兵究極論略握奇諸書延安侯唐勝宗破甌賊葉丁香多決策於璟因薦材略高帝見之喜曰劉伯溫有子矣授閣門使使立駕前賜之鐵簡以糾官儀都御史袁泰奏事支吾璟下殿以簡擊之諸大臣皆畏璟欲出之會谷王之國初上

欲為谷王置強相大臣曰亡踰璟者乃出璟谷長史
令蕪行視肅遼寧慶燕趙六府璟至燕燕王與奕璟
勝王曰不遜我和璟對曰臣可遜則遜不可遜則不
遜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聽命叅李
景隆軍事璟所籌畫景隆亦不聽景隆戰敗璟夜渡
蘆溝河冰陷馬斃璟力蹠登山冒雪走良鄉趾裂跛
行三十里璟子豹自大同赴難趙良鄉至涿州遇璟
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興疾赴關進聞見

錄千萬言又不聽遂歸閉門稱疾 文皇使使召之
臨行所親置酒祖道相戒曰 聖上神武何止唐太
宗公此行魏徵矣璟瞠目不答到京陞見侃侃不屈
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字下詔獄
一夕辮髮自絞死法官請緣坐其家 文皇曰其先
人有功予之歸葬嘉靖間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
文成侯祠

石匱書曰劉璟與燕王對奕出言不讓璟目中明明

見燕王數年後必有靖難之事而燕王目中亦明明
見璟數年後必為死節之臣此是英雄機鋒相對處
非凡夫瞠子所得而知也乃璟明明知之又明明言
之而建文帝決不之聽李景隆又不之聽豈非天
哉雖然留侯有不肖子辟疆使呂氏得握大權以危
漢社千古遺恨後之稱文成者每欲比擬留侯而文
成有子如璟留侯得不見而媿死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六

明 蜀人張 岱著

張河間定興世家

河間王張王者河南祥符人也仕元為樞密知院元
亡與其主適於沙漠洪武乙丑自拔來歸高帝異其
材氣俾以裨較從征捕魚海子哈喇哈有功授濟南
衛副千戶久之以從征邊蠻累功陞都指揮同知從
燕王藩邸為霸府元僚建文元年有告燕王反者謀

皇帝密遣北平都指揮謝貴收逮王府官屬較尉貴
與布政使張昂逼圍燕王城敕王城卒且及王燕府
官屬皆洶洶懼難王所旦夕侍左右者王及朱能其
名在收中入見泣曰外勢如此臣等坐魚肉矣燕王
曰我奉藩無過外雖洶洶久當自定公毋怖也亡何
有詔削燕王爵王復與朱能泣燕王前曰少主昏蒙
姦臣謀害宗社立無幾何諸王並誣不軌剪絕殆半
誅戮臣屬下及家族大王居國有何憂端坐削名爵

今兵刃四集猶坐待之即臣等死不足惜高皇帝創
建天下分封諸王傳之世去陵土未乾皆蒙陷害萬
世而下誰昭雪者大王即守區區之義索高帝宗廟
社稷何燕王曰慎毋妄言足自取族耳王與朱能復
泣曰誰不愛死臣等寧死殿下不顧死奴隸刀鋸之
下言訖悲不能止燕王執王手慟遣之居頃之謝貴
張曷伏兵約守城軍昏暮俱發入燕王城都指揮張
信密以告王使朱能覘之果然皆請曰事急矣採死

於頸不可後也王曰誠知禍逼當更籌之未能曰變者聖之通也果者作之斷也中朝齊泰黃子澄革方甘心大王大王尚不自決謂於縣官親乎周王豈疏屬哉一旦禍發無可攀懇大王明知也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虎況其非父雖有親兄安知不狼況其非兄燕王曰危欲安也禍欲福也不能求安反先危矣不能致福反先禍矣能曰古語云人衆勝天天定勝人殿下之天臣知定也王曰諸公堅欲如此毋相怨

矣王曰命在須臾尚復誰怨燕王曰計安出王曰今
護衛尚餘八百人望大王盡召入王城可以死守王
曰如公言第自揀耳不足辦大事柰何曰擒貴昌餘
無能為也王曰猝難擒則柰何王曰今中朝方收逮
護衛官屬誠如所收逮召貴昌付之貴昌必來來而
縛之則一夫之力耳燕王曰善匿士端禮門召貴昌
貴昌不來良久至門者呵止其從人匿士出門曳斬
之移時貴昌從人見貴昌不出稍稍散去王與朱能

等率八百人者盡捕貴曷等所伏貴曷所使圍守王
城軍聞貴曷擒皆散走王遂與朱能等夜攻九門黎
明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燕王令指揮唐雲解甲騎
馬導從如平時過而呵止其閹卒曰謝都指揮張布
政使王皆殺之矣汝閹何為徒取死耳亦皆散遂盡
克之燕王遂上書於朝如祖訓之義引兵誅姦臣也
王說燕王曰薊州我肘腋地不先取薊不可安意南
行遂與朱能從燕王拔之夜入導化遂略密雲至未

平致其精甲以益師王在灤河之上王請南其軍以
攻潘忠楊松莫州之衆王以王為前鋒遂擒忠松盡
降南軍王疾趨真定以應耿炳文王單騎先覘炳文
軍歸決燕王引兵向之遂與譚淵馬雲等奮擊大破
炳文真定城下炳文入城自保燕王還軍北平而江
陰侯高來圖燕永平王從燕王往援高走王說燕王
曰大寧去此不遠移軍襲之可免後顧遂從燕王拔
大寧擒殺其守將得朝貢元良哈之衆擁寧王入關

置之軍中而寧王所從三護衛士皆歸燕王是時讓
皇帝以炳文敗使李景隆代為將景隆聞燕王出軍
大寧頃兵北平城下燕王至會州以其所得兀良哈
衆及燕王三護衛分為五軍王將中軍鄭亨何壽副
之朱能將左軍李顯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副
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
毛整副之是時景隆軍鄭壩陣白遂之河西王從王
連戰三日大破之從攻廣昌尉大同悉下白溝之戰

燕王以精騎突入南軍左掖王與朱能丘福等馬步
齊進勇氣百倍景隆大敗退保濟南於是中朝復以
戚庸代景隆將東昌之戰戚庸以火器乘北軍圍燕
王數重燕王從其陣西南衝擊出王失燕王所在突
入陣求王連殺百數十人遂為南軍所殺燕王從間
道還諸公免冠請罪王曰冠勝負常耳且亦少挫所
恨失張玉也為之泣下諸將皆泣遂以王兵屬其子
輔輔以都指揮同知從靖難有功燕王既即位追封

王崇國公謚忠顯封輔為信安伯輔之女備後宮居
二年上謂淇成二國公曰功臣次第封矣亦有恨乎
皆對曰無獨張王功最高王在臣等皆出其下今不
在也王子輔功不薄僅封伯諸臣妄意陛下不昵皇
親耶上曰吾亦恨之遂擢其次子輓為指揮使晉封
輔新城侯王莊重果毅箕數越人軍中進止常以數
言決定成祖最倚信之王每對其戲下為將當濺血
戰衣流馨汗簡仁宗在東宮時數數稱王既即位加

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太宗廟輔以封新城侯之
明年交趾叛臣黎季犛說曰胡一元名其子曰奎教
其三君挾詐橫朝命上命成國公為征夷將軍輔為
副將軍統大兵征之成國公卒龍州命輔總其軍諭
曰昔者開平王北征卒於軍岐陽文忠代為將還鼓
所部臧此殘虜將軍努力毋使多讓輔既至俘季犛
奎獻京師郡縣其地進封英國公交趾殘孽阮師等
復推簡定為主已別立其從子季擴推簡定為僞上

皇亦說交人曰陳姓上使沐晟往征敗績復命輔佩
征虜副將軍即發師與晟會遂擒簡定上敕李擴為
交趾布政使李擴陽奉順弄兵如故輔復率眾轉戰
連年獲之遂命以征夷將軍留鎮輔用兵持重有遠
略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手刃
之梟於棘門諸將股栗交趾見大軍至深入山海避
之軍退復出以故屢服屢叛最後李擴倚險荷花海
立堡日麗自固輔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抵

日麗大破之茶偈山李擴退守爰子江伏巨象數十
後列人馬盡力抗我師輔鞭馬先進一箭落其象奴
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斬艾僅
仆填山谷崎徑陰林下馬徒步兼程履險將校從者
僅百餘人身與賊遇數其數千凡三下交南威震西
南夷中會上北征虜召還領左掖兵進止機宜皆密
取決最後窮追絕大漠不見虜請假之萬騎給一月
糧必得之而是時上已念旋師車駕崩榆木川興受

遺詔輔有女弟為皇貴妃女侍東宮仁宗即位冊女
為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兩賜羊二百錠酒
五百甌白粳千斛使知經筵監脩文廟寔錄宣宗即
位知經筵監脩昭廟寔錄重錫勲階頒賞金幣為群
臣冠漢庶人且反使所親信人枚青謀輔內應輔母
令輔執青以獻上親征漢付輔機事漢平賜予優渥
會都御史顧佐言請保全功臣者許解柄與塞戎爰
原吉楊士奇楊榮朝夕論治賜璽書褒諭進階特進

光祿大夫勲左柱國亡何使朔望朝而已歲時寵錫
有加宴會腴洽英宗即位仍知經筵監脩實錄賚予
頻仍加勲號輔上承太皇太后之命與楊士奇等同
心輔政當海內承平中外無事安享祿位二十餘年
名震四夷天下想望其風采其為人器度如偉端重
靜默臨事嚴毅有斷門內肅穆外敬禮士大夫遠權
勢去機變貴而不驕富而不侈天下以是重之嘗請
興列侯詣國子監聽講祭酒李時勉命諸生立講五

經各一車講罷列坐奉飲歌鹿鳴之詩雍容而別王
振用事擁車駕北禦虜強輔行然不使預軍輔老矣
默默不敢言從死於土木追封定興王謚忠烈輔有
二子其仲子懋九歲襲爵憲廟閱騎射西苑懋三發
連中賜宴賚金帶白金寶鈔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
五軍營加太子太傅再加太傅兼太子太師孝宗初
知經筵監脩憲宗實錄進太師改掌後軍都督府提
督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

知經筵事監脩孝宗實錄以老乞解兵柄賜璽書褒
美白金文綺寶鈔朝朔望懋為公六十六年稱太師
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經筵監脩國史
十主恩榮宴郊祀宗廟多遣代行富侈冠東第後庭
數百人曳羅綺以壽終贈寧陽王謚恭靖而生平無
他藝能敦重善為儀而已懋之王至萬曆中以例奪
其世別見於勲封

石匱書曰王始事亡胡位掌武自振歸明積伐而冠

霸僚復識龍潛之運佐之誼雖不足其器可稱也輔
之雄武宏美信威荒微僭爵九命冠袂三台赫々其
瞻者三十餘年而不能抗握憲之監身膏艸野夫豈
耄昏使然抑亦居不賞之地笑固宜乎嗟乎數也誰
能違之不然懋遵何德而貴富壽考令終顯融至此
也

又曰有問明之大將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傳
顧公之勇沐西平之靖張定興之重其庶幾哉若定

興以一旅之師立功異域三致首肯倬之王廷岳古
今名將所罕有也使之興不召還得如沐默寧之於
滇南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始卒則安南豈有
先定興而惱後者哉

石簾書卷第四十七

明 蜀人張岱著

朱東平世家

東平王朱能濠之懷遠人父亮從高祖起兵積功
至燕山中衛副千戶蚤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饒
膂力既嗣父官為燕王所愛重常從王北伐取元
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王以強大見猜天
子使三司諸大夫謀逮之勢且迫王猶隱其事能與

張王丘福直入昌言曰大王 高皇帝親嫡子長而
賢武朝廷不察乃以吳漢見疑今諸穴謀定矣即無
論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菹醢也王乃決而與能及
張王丘福謀遂以計召三司入設伏殺之遂分率虎
騎八百奪九門撫綏城中外三日大定從王攻荊州
能先登拔其城虜其將馬宣等乘勝取邊化永平密
雲諸邑東略地至灤河還從擊雄縣復先登入東門
破耿炳文之前鋒九千人追之至月漾橋虜其副將

皇命詔拜能為征東大將軍賜弓矢統兵八十萬討
交趾 文皇親謁於龍江宴餞能等既抵廣西而能
病癘以兵屬副將軍輔而卒 文皇時觀天象而恠
之謂侍臣曰西師其有憂乎朱能智足辦也意者北
人不習暑耳計至 文皇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
將入慰 文皇為灑泣曰輔吾大業者能也且其心
行當遠到胡遽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泣親為文
祭之辭甚哀追封東平王謚武烈卒時年僅三十七

子勇嗣勇長身頽面虬鬚戟長見者皆目屬而中實
惟怯亡他技顧折節禮士大夫以是負儒將聲歷掌
都督府 文皇北征使佐太子監國頗見禮重宣德
初從征漢庶人復從征沙漠所部頗有斬獲第功加
太子太保後 英廟親征護蹕至土木力戰死之車
駕蒙塵兵部尚書于謙叅論勇罪奪其封 英廟復
辟追封平陰王謚武愍子儀嗣 英宗見而器之稱
曰平陰王有子矣自是所在皆稱命提督南京守備

掌中軍都督府凡四十三年加太子太傅以老成靜
謚稱卒年七十贈太師謚莊襄子輔嗣屢掌都督府
守脩南京以征胡將軍率師扞虜虜退還京卒贈太
傅謚恭僖子麒麟嗣使承天卒於道無子介弟鳳嗣鳳
卒子希忠嗣希忠美姿容善舉止沉靜不苟為世廟
所器重數更委任再掌後軍都督十二團營及五軍
營兵馬其官自太子太傅累加至太師卒年五十八
追封定襄王子應禎嗣後以例奪王

石匱書曰靖難之初起稱首功者獨洪公福成公能
而已然天子親為大將每戰必在行而二公者雖計
畫並戰之績多然曷能一仗旌節出號行罰哉受脤
南北為大將軍能竟於師天寵蒞被福敗而殞坐違
節制寧唯勿旌罰乃及嗣平陰失律乘輿震躓寵以
真王母廢世紀覆敗同執賞罰殊執嗟乎君猶天也
天之未定誰能議之曷不曰何以幸執後世

又曰文皇行兵迅雷不及掩耳而朱東平實勇先登

免稱所使所謂君鼓而臣舞者也小河再退事未可知乃東平屹立不動卒成大功猶奕之打劫此着進而彼着不及拈矣語曰敗棋之旁有勝着不其然哉

石園書卷第五十七

明 飯南張 岱著

辛卯殉難列傳

有總論

舟山古甬東地也越王勾踐敗吳於姑蘓不忍殺夫
差欲以甬東夫婦三百安置吳王蓋以甬東為海外
孤城惟魚鱉是見不逞夫差以澣岬老耳長頸烏喙
之主使甬東梢可以牧馬休兵生聚教訓決不以甬
東為會稽之續養席以自貽患也今之據舟山者則

不然黃斌卿奉唐王勅令其脅濟浙江至舟山而安之遂以舟山為窟穴不以一兵出江上視舟山為田橫之島欲據此以避秦魯監國以紹興失守遵海而南至舟山而安之亦欲以舟山為扶餘國欲據此以自王皆欲大用舟山而舟山卒不足以為用也蓋舟山離澣不遠以舟山為站脚地則可以舟山為藏身地則不可以舟山為狡兔之窟則可以舟山為興龍之地則不可以舟山為樓船往來開市貿易之地則

可以舟山為起家立業嬰城死守之地則不可嗟我
魯王本欲以舟山終者妄言以舟山始即欲以舟山
始者乃究竟以舟山終刺黃斌卿借荊州以取荊州
殺黃朝選拔趙幟以立漢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豈
足以久霸天下哉缺口一行原以舟山為弱肉餵虎
而大將如阮盪胡劉總戎以鏖戰死老臣如張有堂
朱永祐李向中吳鍾璽輩以殉節死泰山一擲輕於
鴻毛不亦重可惜哉夫舟山以彈丸黑子之地所集

文武將相又不多人乃復爾嫉我妬自相殘殺如虺
之兩口自食不盡不已朋黨之害人國家至泮外猶
爾况當堂々天朝民安物阜之世哉及後垓下之圍
鞭兵四面皆集倘得有黃斌卿者素得民心為文種
之居守再得有黃朝選者勇敢善戰為范蠡之進兵
而足以少收敗亡而魯王卒為張名振所挾東奔西
走視為奇貨之浙不能之閩不可心膂既無手足隨
散倉皇失措迺走死於閩泮山中魯王有知而當以

冥幘自蔽曰吾無面目以見子胥也悲夫

張肯堂南直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仕閩為巡撫福建都御史隆武遁去肯堂淪落在閩魯王至舟山遣使齎勅迎請敕曰予讀秦誓知秦穆公敗崤而作也其詞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以偏伯之君尚思用賢以補過况予天空之曹申明大義五年荼苦履江沙海罔知攸濟豈不以謀議之重缺於中股肱之寄虛於左乎先生國之元

者抱德東山壽時赴會策之熟矣予傷閨事之無成
浙圖之方始寤寐飢渴特在先生今遣官敦請先生
前來輔予夫東南始事之地也先生吳越之望也以
帝者之師臣總持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
狄之情庶幾萬全克底光復書曰若濟大川用汝作
舟楫先生母曰予一人惟皇祖之故惟江南百萬生
靈之故早申符策覲揚京陵先生豈無意乎惠然其
來慰予延佇肯堂拜教即至舟山進武英殿大學士舟

山破中書蘓兆人先縊於雪交亭目猶未瞑肯堂拜
之廼命其家人俱縊而自縊死之

朱永祐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
魯王至舟山差官齎救迎之救曰予漂搖南服噫

音、樓船之盛揚僕無聞跳盪之功渾瑊難再惟內
治弗脩俊乂弗登而能張撻伐之聲揚克敵之氣者
未之前聞予所以永懷舊德不啻飢渴也朱先生抱
才英敏樹德宏深景企高風屢致尺書身托空山欲

無求於當世名在天下必需救於興時茲特陞爾為
吏部侍郎掌部事昔劉大夏為職方項忠指司馬坐
曰此湏公矣先生昔在銓司風彰清譽今俾統鈞庶
幾似之伯禹之總百揆惟救其咎周公之位冢宰爰
撫妹土攸開仕路始干弼諧九德之美登用多士即
有折衝萬里之謀知人安民莫茲率土先生豈無意
乎詩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予賴先生有如杖杜永
祐至舟山供職幸卯城陷自縊死之

吳鍾鑿號霞舟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授長興縣令
以推料羈縻降官壬午補紹興府照磨閩亡後從魯
王至舟山為禮部左侍郎掌宗伯事 二祖列宗時
享諱辰祝版告文及詔誥敕書皆出鑿手文米古麗
辭命有光魯王親征督張名振舟師直上金山鍾鑿
撰檄文布告天下忠憤雷轟英豪電發士民見檄皆
涕泣悲哀不能仰視在舟山無閑戶著書作皇明記
事本末數十卷甫脫稿一夕城破鍾鑿投井死之兵

火連天書皆焚燬舟山平後有士人偶到某寺中於
廢紙堆中有青氣冉冉出紙上士人異之細檢其下
有毛楮烟煤草藁一束乃鍾繇所作古文諸藁上題
曰霞舟携稿士人抄出分作四卷以俟剞劂昔沈青
霞死後路楷欲藏其文榜示遼塞有藏沈氏遺文片
紙集字者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藏其稿將火之忽
中惡仆地見青霞戎冠緋衣手劍叱之懼而埋於後
圃事白後穴地出之遂以鳴劍集傳之世今霞舟携

稿紙上有氣亦是忠魂所附也

李向中號立齋湖廣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授長興知縣調繁秀水允漕故事軍強而民弱運官率能歛怨持籌當事往踰原額數倍無所恤向中持額堅軍閩糧長則身當之至于軍激憤起共搏向中傷臂幾折決不少挽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弘光中晉職方員外南都陷棄去魯王監國紹興向中不受職就唐閩以原官進扶柩敢言特立不畏強禦延平不守淹

息海上脩極勞苦監國至舟山潛海謁朝拜兵部尚書六年以艱去位憇舟山僻澁清破舟山向中妻妾婢僕十餘口閹門焚苑

劉世勲福建人為舟山副總兵善水戰所向無敵舟山兵敗世勲趨歸舉火先焚其妻子而自投火焰中石匱書曰魯監國之在舟山巢余土耳然猶文武不和互相吞噬破不旋踵雖為天意亦人事使然矣至如城中百姓閭室自焚者不可勝計誠無減項王之

魯國而文臣之舉家殉難武士之血戰就擒雖宋之
陸秀夫張世傑又何多讓也哉